



煙

胡也頻

睡了一夜冷坑的劉二，剛剛天亮的時候便因為冷，抖着醒起來了。在他的身邊睡着他的一個殘疾的十二歲的孩子，也因為怕冷而捲成一團，像一隻可憐的蝸牛的樣子。他

把他自己的稻草蓋到那孩子的身上，一面爬下坑，穿上那一雙被泥巴漿硬而顯得很重的破棉鞋。他一把腳板踏到地上，便連打了幾個噴嚏，鼻涕流着而凝結在嘴唇上，所有的皮膚都起了一種戰慄的鷄粟。他的全身的骨節都在發痛的，每一節的骨髓中都有許多尖牙的蟲子似的在咬着，而且腦袋沉重得像一隻秤錘，這使他覺得他是病了。他自己是須要像一個病人似的好生休息着的。但他不能再躺到坑上去。他是站着，勉強支持着他的身子。因為他知道，如果他不掙扎着去找些買賣，那末他就活該和他的孩子一同躺在這一間沒有人注意的屋子裏，凍着饑着，不用想再動彈了。他只得用力的緊緊那藍布腰帶，預備再去拉他的洋車。在他臨走的時候，他愁苦地望了那孩子一眼，一面從破

爛的短棉襖中摸出三個大銅子，放在坑邊上，讓那可憐的孩子睡醒了，跛着腳拿去买兩塊餛飩頭。

他自己便抖着，一面從小胡同裏，把洋車拉到街上去。

這時的街上還安靜得像一個深深的夜。店舖都沒有開門。寬闊的馬路上空極了，只現着挑白菜之類的趕市人的影子。那裂人皮膚的冷風還在四面吼着。天空陰陰的，滿着凍雲。積雪反射着灰色的光。一種黯澹的愁慘籠罩着這嚴冬的早晨。但同時，就是國人們正在女人的溫體邊做着奢侈的夢的享樂時光。

劉二在這樣的早晨中，是完全顫抖了，拉着空洋車，孤另另地，現着貧苦的老頭兒的可憐狀態。他的手和腳已經凍僵了，但他還支持着走，時時把疲倦的眼睛到處去望，想得到他所須要的雇客。隨後他喝了一碗小米湯，暖一暖肚子，便又繼續拉他的空洋車。一直到店舖都開門了，拉洋車的也漸漸多了，他才聽見一個湖北人說北京話的口音

在那裏喊洋車，他立刻跑過去。

「那兒？」他和氣的問。

「西長安街，交通部，幾個子？」

他看了這湖北人一眼：很高大，穿一件獺皮領大氅，是一個官。

「隨您給，先生，我拉您去好了。」他謙遜的討好說。

「十八枚。」那個人走了一步，好像並不想就坐洋車的樣子。

「二十五個子，」他半笑着說：「路不近呢。」

「不要。」說了又走去兩步。

他趕緊減了價，「二十二好了。」

「不要。」

「得，先生，您坐上了好了，跑快點，您就給兩吊。」

那個人便儼然像一座沉重的塔似的坐到洋車上。

劉二便用力拉着往前跑。

只跑了十幾步，他的身上便起了變化了。他忽然覺得他自己的虛弱，跑不動。他的已經發痛的骨節更痛了，彷彿要彼此落掉的樣子。他的腦袋越重起來；腸子在空肚中好像也要分斷了。眼前便閃着一些幻滅的光。他不能不遲緩他的跑步了。

他漸漸走慢了些，便聽見一種怒氣的聲音，在他的背上喊道：

「快點呀！」

他又爲了兩吊錢而拚命了，他跑着，冷風從他的臉上括過去，同時他的汗水又從他的皮膚裏沁出來，他把短棉襖解開，一面喘着氣，至於彷彿並不是他在拉車，而是另一個人，或者是另一件機械在跑着，因爲他覺得那兩條在雪地上飛着的腿，已經麻木着，和他的身體不生一點關係。

他終於掙扎到西單牌樓了，但他正在暗喜他只要一拐彎便到了西長安街，忽然有兩個拿着盒子砲的兵做爲裝飾的一輛汽車，野獸一樣的帶着狂風向他飛過來，他趕緊去躲避，卻沒有氣力的在光滑的雪地上溜了一交，把車上人跌出來，幸而沒有跌出什麼毛病。許多閒人都圍攏上來了，大家都現着一個幸災的快活的臉，和一種同樣快樂的聲音——嘻嘻！

劉二爬起來的時候，那個高大的官便着實的在他的背上揮了兩拳，罵了幾句官話「混賬王八蛋」，最後還踢了他一脚，這才坐上另一輛洋車。劉二只好自認晦氣地忍着，把洋車扶起來，把坐墊放好，把一張草紙擦去他額上和手上的血。他歎了一口氣，便把他的洋車拉開去。可是從人衆

中却跑上一個警察了，威風凜凜的，對他恨厭惡的橫了一眼，把警棒指着他的臉上，發狠的說：

『好，你聽！』

劉二呆住了。他簡直不知道他自己應該怎樣，他覺得他跌摔倒了，那不是他的有意，而且他沒有摔壞人，祇把他自己流了一些血，然而他自己的血和別人又有什麼相干呢？他想不出話的望着警察。

警察又給他一個嚴冷的面孔，問：

『怎麼的，你？』那警棒便挨着他的鼻尖幌了一幌。

他趕緊把臉偏開去，倉惶的說：

『我自個摔了……』

『誰管你自個！』警察打斷他的話，又凶起聲音說：『走！』

他的眼睛便充滿了恐怖了，望着警察的可怕的臉，一面懇求的說：

『老總，你別這麼啦。你瞧，我是個有了年紀的人，我還有一個跛腳的孩子。』

警察不等他說完，一手便抓住他的領口，並且毫不客氣地就着實的給他一下警棒。

劉二本能地叫起來了。但在他的肩膀上換到第二下警棒

，他趕快把『別打啦』的這句話從喉嚨透嚥下去了。他服從地拉着洋車和警察一同去，一面把短棉襖的領口讓警察抓着，越抓越把那破口扯大了。他的背後便跟着許多樂禍的看熱鬧的人。

在路上，他本想向警察說些好話，後來他不想央求了，因為他無論說了什麼，這個老總都照樣的給他一脚，像取樂似的踢在他的屁股上。

當他站在留着日本式鬍子的區長面前的時候，那個警察居然造了謠，說他差不多碰上師長的汽車。他不自禁的喊出來了：

『老爺，他瞎說！』

區長威嚴的釘了他一眼，他好像很害怕這眼光，便成為敢怒而不敢言的忍着，默着。

最後，警察報告完了，區長便轉過臉來問他：

『你是那裏人？』

『本京人；』他勉強笑着回答。

『多大年紀？』

『五十二；』他皺起眉頭說，好像他很難過這樣大的年紀。

區長沒有心思體察到這些，只問：

『你拉車拉多久了？』

『記不清，』他說，『開頭有洋車我就拉車。』

區長半閉着眼睛想了一想，便向那個警察說：

『罰他一塊錢。』

然而這判決使劉二吃驚了。他從那裏找到一塊錢呢？而且一塊錢是那樣多的銅子，至少他得從東城到西城跑上十二趟纔行。所以他不得不大着膽子說：

『老爺，你做點好事吧，您饒我好了，我實在罰不起錢的！』

區長並不動心的看着他，一面命令那個警察：

『你看他身上有沒有！』

他倒願意把短棉襖解開，一直解到褲帶上讓那個警察搜了半天。隨後他把褲子繫上了，一面聽着警察的報告：

『沒有錢。』

『一樣，』區長便平靜的說，『帶下去，關他一天！』

警察又抓住他的領子了，他忽然覺得這事情的不公平。

難道他自己流了血還要受罰？他摔了並沒有傷到別人。那末他為什麼要受一天的拘禁呢？而且他的殘疾的孩子是須要他養活的，那孩子不能一天沒有他。他想着，一團熱的東西從凍硬的胸脯中波動起來，使他充滿了勇氣地覺得他

應該反抗。但是他再一想，他便把這許多憤怒和理由壓制着了。他完全爲他的兒子着想，所以他變了哀苦的腔調，向區長央求了許多。最後他的眼淚流滿在眼珠上，他的聲音完全變嘶了，他說：

『我關了一天，倒不要緊，我的孩子可就什麼都完了，唉，我只有這麼一個跛腳的孩子……』

區長並不注意他的話，只把手一揮，說：

『帶下去！』

警察便向他叱道：『走！』同時把他的破領口抓得更緊了。

可是他沒有就走。他只想向區長再說幾句話，說他無論怎樣不能關到一天的，但警察却用力的把他抓下去了。於是，那一團火似的熱東西又在他的胸脯中波動起來使他憤怒地望了區長一下，同時和警察抵抗着，不願跟着走，並且嚷道：

『我自己摔了，你還把我關起來麼？』

區長罵了他一聲『混蛋』。警察便十足的給了他一脚——這一脚，如果不是警察還抓着他的領口，他一定扑到地上去了。這時他覺得他的全身都粉碎似的痛起來，而且一種黯澹的情緒把他籠罩着，使他想起了許多強暴的和悲慘的

事實，至於使他彷彿看見他的孩子，餓着、凍着、殭殭的躺在坑上，沒有一點人氣。他便非常哀傷地落下眼淚，因此他反變成毫無抵抗的，很服從的又跟着警察走去。

這一天他就這樣的餓了一天，並且在那間又黑又髒又冷的監獄裏，和幾個受罪者蹲成一塊，在石灰地上過了一個長遠的可怕的冬夜。

第二天他被釋放了。那個警察把他帶到大門口，似乎和他告別的禮式似的，又在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腳。

「滾你的蛋吧！」踢了又加上這一句。

他很想把這些禮儀同樣地回報給那個警察，但他又因為迫切要看他的孩子的緣故，他不願有所耽擱，便把一切的羞辱都忍着。

於是他把他的空洋車拉回去了。這時的天空正在落雪。那潔白的雪花繽紛地飄着，點綴他的憂愁似的沾在他的身上。但他一點也不覺得冷，因為他的一切都已經凍僵了。他把手向他的臉上摸着，差不多像兩塊石頭相挨的樣子。他只覺得他的虛弱、無力、疲倦，如同他不是走回家去，而是走向那一條窮盡了人生的死路。他奇怪他自己居然還能夠拉着這一輛洋車。接着那許多可怕的幻想便在他的腦袋中旋轉着，甚至於錯亂地幻想到一隻野狗，一隻像狼一

樣凶的野狗，咬着他孩子的腳，拖到野外去……。

但他的孩子還沒有經過那樣的不幸。當他推開那一扇房門的時候，他第一眼就看見他的孩子坐在坑上，咬着一塊饅頭，他簡直歡喜得忘了他昨天所受的災難了。

「爸爸，」孩子跛着腳跑上前來，一面嚼着饅頭一面問，「你昨兒到那兒去，怎麼一天一夜都不回來呀？我一個人又冷又餓呢！」

他感觸地心動一下，一面把手心放到孩子的頭上去，說：

「在車廠裏過夜的。」接着問：「誰給你饅頭？」

孩子現着得意的神氣回答：

「我在路上檢來的，兩塊！」

他覺得這饅頭怎麼吃得？這樣硬，硬得像一塊磚頭。也許丟在馬路邊已經好幾天了吧。說不定狗的鼻子曾在那上面嗅過的。但是他不能阻止他的孩子不吃那饅頭，因為他昨天見了鬼，遭了那樣瘟氣的殃，沒有賺到一個大。他只能很難過的望着那黃色的、消瘦的、病的、粗頭髮垂在眼前的，正在用力啃着饅頭的孩子的臉。而且，他想他應該去找些買賣才行。他便向孩子說：

「爸爸拉車去了，你在家裏等一等。」他預備拉一趟買賣

就帶一些東西回來。

可是那孩子却奇怪的眨起眼睛，一面跑上來，挨着站在他的身邊說：

「怎麼啦，又拉車去麼，一塊餛飩頭都沒有帶回來麼？」

他暗暗的嘆了一口氣。孩子沒有看出他爸爸的難過的臉色，又接着形容說：

「我的肚子像一隻大鼓。」

他想不出別的好法子。『一會兒就回來，』他只得安慰那

孩子說：「回頭給你兩塊燒餅。」

孩子點着頭，現出一個可愛的笑臉。

他又撐着飢餓的凍着的身子，把洋車拉出去了。

走到胡同口，他忽然想起他是應該到車廠去一趟的，因為必須向掌櫃通融他昨天的車租，並且也應該去找那個和他換班的王二鬍子，說他昨天實在對不起他。他想，如果王二鬍子講交情的話，借給他二十枚銅子是行的，那末他就可以買四塊餛飩頭和四塊燒餅，立刻帶回家去給他的孩子。這一種想念把劉二顯得在一瞬之間長了許多精神了。

「王二鬍子做人很乾脆……」他一路希望着這樣想，把王二鬍子設想了許多好處，顯然像阿彌陀佛一樣的笑嘻嘻的好人。

然而當他走進了車廠的門，那個躺在坑上吸着旱煙的掌櫃，便跳起來給他一個發狠的臉。

「您好。」他客氣的打招呼，一面把洋車停在空地上。

「哼，好呀！」掌櫃壞聲氣的說。

「不用生氣，」他含着笑意說，「你聽我的。」

「你倒好，」掌櫃一半取樂的嘲諷他，「你倒會拉，你把洋車的影子全拉跑了。」

他覺得他應該說明了，便把昨天的那遺失的事情從頭講了一遍，末了說：

「您瞧，我多倒霉，他媽的！」

掌櫃只向他的臉上掃了一眼，便跑去省察那輛洋車，把車輪子轉着，轉了又轉。

劉二擔心着遠遠的看。

「得，」掌櫃指着車輪上的一根鋼絲說，「你瞧這是怎麼的？」

他跑上去，在輪子上摸着。

「不礙事。」他壯着肚子說。

掌櫃發氣的哼了一聲，就把那碰響的鋼絲指給他看，他覺得他自己無話可說。結果，掌櫃記了他兩塊錢的賬，囑咐他也牽車。他也牽車，他也牽壞，那還行麼？又把他的洋車留

下了。他覺得這才是他的致命的傷。沒有洋車他怎麼能生活呢？除了拉洋車他沒有第二方法去得到他的餬餬頭。所以他不得不在掌櫃面前把他自己降低了，說了許多可憐的懇求的話，儼然像在一個警察廳長的面前，雖然這掌櫃在三年前也是個拉車的。

最後他要哭的反覆着說：

「您知道……我還有個跛腳的孩子……您通融我這一回……」

「人家的孩子多着呢，」掌櫃冷冷的說，「咱們不能錯規矩呀！」

他又堅持着說——不堅持他怎麼辦呢——隨後掌櫃聽厭了，便一手把他推遠了三尺。

他幌了兩幌站住了，覺得很氣憤，只想跑過去在掌櫃的大鼻子上給它兩拳，但他立刻又覺得他的拳頭沒有力，握也握不緊，並且全身起了飄飄然的感覺，如同是站在大海的波浪上似的。他覺得他是不能和誰鬥氣的，因為他是這樣的衰弱，又受餓、又受凍、又有可憐的孩子。他認為他現在要做的事情只是爲他和他的孩子的肚子弄些東西。然而怎樣弄法呢？雖然，北平的洋車廠是很多的，洋車有一萬多輛，可是不得不拉車的人却比洋車還多，多到三倍，

而且車廠的掌櫃都不歡喜把洋車租給老頭兒。他又是一個老了拉不動車的樣子。那末他能夠到那裏去租？誰願意租給他呢？他是只想把他自己的腿兒去代替別人的牛馬的，也就是他心甘拿他的生命的殘喘去換幾個餬餬頭，然而人到了最末的境地，就連這樣的願望也不能達到了。他是越想越絕望，覺得沒有法，只能躺在坑上慢慢的死去，而且和他的那可憐的跛腳的孩子。

於是他悄然的走出來了。他聽見一個人在背後喊他。他回頭一看，原來是王二鬍子。

「昨兒對不起你！」他開頭就說。

「您到底是怎麼的？」

他又把那倒霉的遭遇告訴了一遍，並且說掌櫃已經不讓他拉車了。他還歎息着說，「這麼着，活不了啦！」隨後他想開口向他借二十枚。

但聽話的人並不揣摸那話中的悲苦，只隨隨便便的把舌頭在牙齒邊「噙」了一聲。

「你瞧，我從昨兒起，我的肚子還沒有……而且我的孩子……」他吞吞吐吐的說，想把借錢的意思說出來。

顯然王二鬍子不是他所設想的那樣的好人了。因為他一點也不注意他的話，也許他注意了而沒有同情，反說：

「可不是？你昨兒可把我苦透了，沒有買賣做，今兒餓得我的肚子噉咕噉咕。」

但劉二却從他的說話中聞到了一股白乾的氣味。

「說真的，」王二鬍子又繼續說，「咱們是老交情，你得爲我想一個法子，得讓我飽一飽肚子才行。天知道我現在是一個大也沒有。咱們且不說別的，光說我昨兒如果去找買賣，你知道，我總可以拉到二十來吊。得，現在這麼辦，你給我十吊，車租歸你付。」

王二鬍子還沒有說完，劉二就已經呆了——不但把借錢的希望消滅到無影無踪，連平常對於這個人的信仰也根本動搖了，這打擊很使他難過，並且使他覺得他自己是太孤單了，在這樣多人的世界裏，沒有一個人會可憐他，甚至於連不給他壟意的人也沒有。他又聽見王二鬍子進一步的說：

「如果你現在就給錢，我只要你給八吊，那兩吊算是我請你喝白乾，咱們是老交情。」

他聽着只想罵：「去你的老交情吧，貓兒哭耗子的傢伙！」但他沒有罵出來，因爲他覺得沒有和這個人吵架的必要，他只說：

「乾脆一句話，我一個銖子也沒有，我已經挨了一整天

餓，還有我的孩子。」

王二鬍子不原諒。於是這事情便糾紛了好些工夫。末了他忍着氣走開了，還聽見那個老交情在背後憤憤的說：

「不給錢，行麼？不給錢就不用想再拉洋車！」

其實他對於這種的恐嚇倒不在意。本來就沒有人肯把洋車再租給他。並且，縱然有人肯租給他，而他自己也拉不動了。他這時是疲倦得只想爬到地上去的，但爲了他的孩子，他又掙扎着，像一個沒有活血的殭屍似的，飄到了他的茅屋。

他的孩子還在坑上蹲着，一看見他便無力地跛下來了，

一路問：

「燒餅呢？」

他沒有話回答，只望着孩子的臉，而自己心痛着，眼淚矓住了那已經昏花的眼珠。他默默的把孩子牽到坑上去，看着那一步一跛的樣子，覺得這孩子實在太可憐了。原先，這孩子也是會跑路的，跑得比別的孩子還快，只因爲到皇城根去檢渣子，被一輛大車壓着，才把那一條腿壓壞，壓成不中用的。所以他常常想，如果這孩子不生在他這樣貧苦人的家裏，那末這孩子的命運就不同了，說不定像其他的有幸運的孩子一樣，在學校裏讀書，一切都有他父母

用金錢的力量弄得很舒服的。至少，這孩子不至於跛——就是被大車壓着，也會有外國的醫生把它治好的。因此無論什麼時候，他對於這剛滿十二歲，可是在十歲時候便成為殘疾的跛子感到非常傷心的抱歉，如同經過他自己的手把他弄跛似的。

這時他把孩子牽到坑上，坐着，從對於孩子的可憐而想到他自己了。他想他的命運也是一個和他的孩子一樣的壞命運。現在他五十二歲了，他連一天幸福的日子也沒有過。他簡直不知道甚至於想像不出一個幸福的日子是怎樣的情形。並且，好像連他的父親也不能想像，因為他父親從沒有使他知道過快樂，他只學到了怎樣吃鍋餛頭，以及喝水也可以飽一飽肚子的祕訣。他和他父親所不同的只是他的腰是彎的，他父親却因為抬轎的緣故而腫着肩膀。但到了他的孩子就可糟了，這個跛子、除要飯之外，還有什麼事情可做呢？

想到這可憐的孩子的將來，他完全陰鬱了。他覺得他這一家的三代家譜，與其讓它再繼續着，倒不如從此結束了吧，何況還不能讓他結束，本來是，人總得有糧食吃才行的，他這時就沒有這寶物，而且也不能希望有。那末他從那裏找出以外的使他可以生活的方法呢？他只能讓一種

對於人生的消極的意念在他的心裏活動了，像一個希望似的誘惑着、鼓勵着，把他引到一條和人生並排的，完全黑暗的，但是一點聲息也沒有的安靜的路上去。

『好的，』他比較着而且決定的想，『這樣倒不會餓肚子了，活着還得拉着別人跑，並且人家還不讓你拉！……』接着他想了種種方法——想到那貧苦的人常常為怕冷的緣故而破煤爐死的事實，他覺得這對於他是最好不過的方法了。

於是他望着孩子心酸的想，『你呢，也不會再跛腳了！』便拿起坑上的惟一的棉褥子，在當舖裏當了五十枚，買二十斤煤球和兩塊燒餅回來。

這一夜，當他的孩子咬着半塊燒餅而睡着之後，他把透風的地方都用紙糊緊了，把火生起來，把所有的黑煤球都倒在爐子上，末了，他自己便等待着解除他的愁苦地躺到坑上去。慢慢的，他的腦袋重起來，鼻孔貫滿了東西，胸部塞塞着。隨後，眼前浮上一塊黑暗，他的身子就像遊雲似的飄起來……

然而到第二天，在金色的陽光照着潔白的積雪上的時候，劉二的身體却慢慢的活動起來了。他困難地睜開眼睛之後，還彷彿他做了一個長久的糊塗的夢。過了許久，他才

清白了，於是吃驚的看着他的周圍，看着他的孩子——臉兒是黑的，可怕地咬着燒餅，兩條腿癱到了肚皮上，幾乎不像一個人形，像是一匹凍壞的牲口似的。這情形使他發了瘋一樣的翻過去，一下把那個僵硬的身體抱着，却說不出他心中所感受的落着乾澀的眼淚，許久許久才發出一句淒慘的聲音來：

『唉，我的孩子……』

接着他昏過去了。醒來後他又嗚咽着。他覺得這不幸的變故不但離奇和悲慘，簡直錯誤得像什麼人特別和他開玩笑似的。而且這玩笑真開得太凶了，把應該生存的小孩子給捏了去，把一個已經老朽的應該入土的老頭兒反留着。難道他的腿還沒有跑夠麼？然而這世上是沒有再使他吃苦的理由。他的生只是一種殘酷的魔難。他老了還得嘗一嘗毒死他的兒子的經歷。他覺得無論什麼人，縱然是被屠戶宰割着的牲口，也不會比他更壞的。

他的眼淚便慢慢的乾了，嗚咽的聲音也嘶了，他無力的跟着那屍首一同倒到坑上去。

最後他將稻草包着孩子的身體，忽然覺得他的心空了，一切都完了，他在這世上是完全孤單了，完全和任何人以及任何東西都沒有關係了，他只是他自己，連「劉二」這名字也於他沒有什麼意思。甚至於他覺得他也不必再作第二次的自殺了，因為他從前有他的孩子作為他生存的意義和尋死的原因，現在他的生和死是一點也不和誰相干的。並且他活着，他相信他所受的難堪也不會超過他燬死他的孩子。

『橫直是一樣，』他末了想：『死了和活着都沒有什麼分別……』

於是他站在爐子邊，把那些還沒有燃透的煤球檢了起來，預備為晚上的避凍之用。

十八、十一、十四日，上海。

新書

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與實際

藤井悌著 陳寶麟 邢墨卿譯 實價四角

關於蘇俄布爾塞維克的理論與實際，數年以來，在我國已有不少的介紹，但關於極右方面的法西斯主義，則很少此種出版物。本書共分七章，計八萬言，詳述反動思想之社會的意義，意大利法西斯黨的成立，意大利社會黨與法西斯黨，法西斯黨的反動的革命，及其獨裁政治，法西斯主義教理，法西斯主義滅諸猶太。現在是極右與極左相對抗的時代，一方面有俄國式的無產階級獨裁專政，他方面則有法西斯主義的獨裁，世界到處充滿了此種反動的風氣，為使中國的讀者明白此反動思想的意義，敢以此書推薦於學衡界！

新生命書局出版

